

# 二十世紀後半的 中國考古學



張光直（立者）與李濟

張光直（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二十世紀前半，像我們回顧的<sup>①</sup>，我們看見一個新的傳統性的中國考古學和歷史學在中國本土學術的基礎上建立起。至於這方面從西方引入各種因素中，有二件事情特別值得注意，其一，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選擇了殷墟，來集中他們的精力，第二，馬克斯主義是唯一有社會科學的學者來做民族比較的科目。

我用1950年來做一個重要的分界，是因為那年中國共產黨統一了台灣以外的中國，而考古材料開始在全國積蓄。一個巧合的事情是，我自己考古事業也是那年開始的。回顧第二十世紀後半，就是回顧我自己的考古工作的背景。我相信，1950年以前，中國考古學最主要的特徵是民族主義，1950年以後它的最主要特徵是與中國的政治局勢一同演變。

在八年的中日戰爭（1937至1945）逐漸擴大，而中國有亡國滅種的可能的時候，考古學家分散各地去盡他們自己給自己的責任，史語所的劉耀先生（後來以尹達之名為全世界所知的一個悲劇性的政治家）1937年（民國26年）12月6日在一篇未完成的日照兩城鎮陶器報告的最後，留下來一個同事們寫的短文，裡面說：

別了，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業！

在參加考古工作的第一年，就是敵人鐵蹄踏過東北的時候，內在的矛盾燃燒著憤怒的火焰，使我安心不下去作這樣的純粹學術事業！但是，事實的訴語影響了個人的生活，在極度理智的分析之後，才壓抑了這樣的矛盾，暫時苟安於「考古生活」之內。

現在敵人的狂暴更加厲害了，國亡家破的悲劇眼看就要在我們的面前排演，同時我們正是一幕悲劇的演員！我們不忍心就這樣的讓國家亡掉，讓故鄉的父老化作亡國的奴隸；內在的矛盾一天天的加重，真不能夠再埋頭寫下去了！我愛好考古，醉心考古，如果有半點可能，也不願意捨棄這相伴七年的老友！但是我更愛國家，更愛世世代代所居住的故鄉，我不能夠坐視不救！我明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明知道這是一件冒險歷危的工作，但是卻不能使我有絲毫的恐怖和畏縮！<sup>②</sup>

別人沒有上戰場去打仗，但除了雙方作戰的前線之外，一位考古學者還有別的方法去抵抗日本侵略者，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民族主義考古學，事實上民族主義考古學是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有的，最常見的就是「文明的起源」這一類的主張。在三〇年代，就已有以「我的文明比你早！」的結論的文章：如畢博士（Carl Bishop）與李濟在《古物》（*Antiquity*）雜誌裡面不同意見的交換<sup>③</sup>，和濱田耕作1930年的《東亞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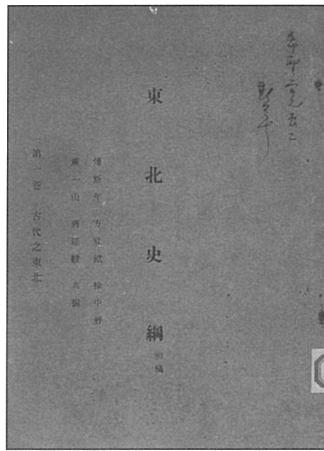
① K. C. Chang,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Archaeology," *World Archaeology* (1980).

② 全長三頁，現藏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我要謝謝杜正勝所長，顏娟英主任允許我把這三小段放在這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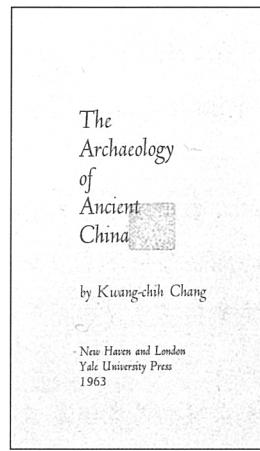
③ Bishop, Carl W., "The Neolithic Age in Northern China," *Antiquity* 7 (1933), pp. 389-404. "The Origin and Early Diffusion of the Traction Plough," *Antiquity* 10 (1936), pp. 261-281. "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 in Eastern Asia," *Antiquity* 14 (1940), pp. 304-316. Li Chi (Li Ji) (1932). *Manchuria in History.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6, pp. 226-259.

的曙光》<sup>④</sup>。民族主義這一類的研究最明顯者首推何炳棣教授1959年出版的《東方的搖籃》( *The Cradle of the East* )<sup>⑤</sup>，他在那本書說「我們分析了數種最重要的技術因素中諸多的典型的中國特徵——田耕農業、動物畜養、陶器青銅器製造，包括一個在這之前的赤銅製作階段存在之review；還有一些更為獨特的觀念在中國的數字序列；名字、語言、宗教（焦點聚在中國親屬制度上）；用肩胛骨、龜腹甲占卜，和胚胎期的理性的思想。」

你要覺得何炳棣先生的主張過猶不及，不是正統的史學，請你看看傅斯年先生主編的，本所1932年出版的《東北史綱》。這本書是在中日戰爭初期滿州國成立的時候，作者們很情緒的心情之下寫了出版的，我相信這裡面的史學水平並不比何先生的高明。



傅斯年的《東北史綱》



張光直《中國古代考古》  
第一版

在1950年以後，台灣還是老樣子寫書，寫文章，證明中國文明要比鄰國的高。不是不准寫中國文明不比別人高，而是這題目早被我們把它壓榨的乾乾淨淨，已經很少有知識研究上的興趣了。但是「我的爹比你爹高」這是中國人生來就喜歡說的。我在上面批評別人，我現在拿我自己的一本書《中國古代考古》(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 做一個例子。這本書在

1963年出了第一版，1968、1977、1985各出了第二、三、四版，在東亞、歐洲、北美洲流傳很廣，被很多大學與研究所採作教科書，它在西方的影響不能說是不大。主要的原因是，當時中國的書不出口，《中國古代考古》消化了很多的遺址遺物，可作參考資料。同時，中國出版的考古書刊都是用馬克斯主義的觀點，而《中國古代考古》則是用英美熟悉的術語寫的。但是它卻被我狠狠的改了兩次，就是第二版到第三版及第三版到第四版之間。第一版有什麼錯呢？沒有錯，只是材料都是在一種眼光下收集的，本質上是民族主義的，在中原做的工作極多，文化層序較長。在寫第三版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已近尾聲，地方出版品如雨後春筍，報告了無數的新資料。我不能不向新

<sup>④</sup> 濱田耕作，《東亞文明的曙光》（上海：商務印書局，1935）。

<sup>⑤</sup> Ho Ping-ti, *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es China, 5000-1000 B. C.*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出土的史實彎腰，就是兩件事，一：中原的文明偶然被四裔所超越，二：四裔的文化有時被碳十四放在比中原更早的地位。我就不得不給四裔在這第三版裡較高的地位。可是八〇年代的中國考古學證明在中國境內有好幾個文化中心，而不是只有一個我所說的核心區。

我這核心區的偏見是那裡來的？我不得不把矛頭指向中國傳統的歷史學。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裡面說「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他並舉了中國歷史的三個特點，一是悠久，二是無間斷，三是詳密，我說我還要加第四個，就是「自我中心」或者是「從裡邊看」。中國在世界上有最完備的歷史，可全是它自己的歷史。廿四史從頭到尾沒有離開中國這個舞台，中國人獨善其身的哲學，即「個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也可以運用在中國史學上面。中國自司馬遷以來，出了不少有名的史學家，但都是中國史學家，中國古今學者中，幾位對中國以外的歷史或世界一般歷史做過重要的貢獻呢？

中國古代史一向便是華夏民族史。經三代而逐漸擴張，將四周的蠻夷同化，所以後來「四夷」變成「四裔」。到秦漢帝國時代，奠定了中國歷史時代「中國史」的地理範圍。錢穆先生說：「（中國文化）沿黃河兩岸，以達於海濱，我華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來，漸次展擴以及於長江、遼河、珠江諸流域，並及於朝鮮、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羅諸境。」我雖然不是錢穆的弟子，但在我的史學教育的歷史上，學的聽的看的，都是這種觀念，所以我在解釋材料的時候，想必也是以這種態度為基礎的。所以在1959年，我在一篇〈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斷代〉<sup>⑥</sup>就用廟底溝文化來解釋下面這個中原的文化層序：

殷	殷	龍山文化
龍山文化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

歷史學者都知道，這是1931年梁思永先生在安陽後崗所發掘的文化層序。學者紛紛出來討論如何解釋。大多數人的意見，是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是分佈於中原與東海岸的兩個不同的文化，一個向東，一個向西發展，在豫北相逢，構成後崗的文化層。不過這種說法不能說明兩個文化之間在陶器上的基本相似。二十多年之後，廟底溝遺址在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間搭一橋樑，所以下述理論就很自然的出來了：仰韶文化經過一個廟底溝的階段轉化成龍山文化，廟底溝文化的陶器花紋有人看成花形，於是這個民族就是華夏，華夏在公元前三千紀的時候，經過內部的變化，轉化成龍山文化。仰韶是刀耕火種的民族，但龍山的聚落是不動的。在很多方面，龍山是較為分化的，龍山社會是有階級的，這樣，人口增加造成一個龍山向西方擴張的現象，這就是

<sup>⑥</sup> 張光直，〈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斷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0（上）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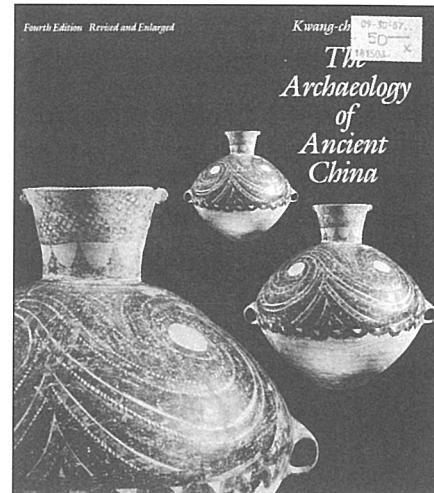
所謂龍山形成期（Longshanoid）的來源。安志敏<sup>⑦</sup>和石興邦<sup>⑧</sup>在1959年的《文物》上發表文章，提出了中國史前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經過的兩個假說，基本上和我的假說是一樣的。這都是中原思想作祟，也證明要解釋一個地方的歷史必須先了解這個地方歷史的背景和後盾，因此我們台灣的考古學家把注意力送一部份到菲律賓、婆羅洲、中南半島和華南去。

七〇年代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蘇秉琦先生，提出「區系類型理論」，將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分為六期：

- (一)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
- (二)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
- (三)以關中、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
- (四)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
- (五)以環洞庭湖和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
- (六)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

上面說過在1950年以後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是與中國內部的政治變化配合的。蘇秉琦先生在中國考古學史上的地位問題，就是一個例子。雖然他的區系類型學說始於七〇年代，但

它在考古界公開露面要等到1981年6月北京史學會的一個講演。在這以前他的一個公開講演是在吉林大學講的。吉林和北京不同，天上地下，這是怎麼回事？夏鼐先生是1985年6月去世的，所以夏先生——他作了一本也是《中國文明的起源》在世的時候蘇先生的說法是聽不到的。上面六個區系只是初步的構想，我不相信這是蘇先生的最後分期，只能說是他利用當時所有資料能夠做的分類，我在第四版的《中國古代考古》中，提出來「互動圈」的觀念，到了下面六個文化區：一、內蒙古長城地帶，以興隆窪文化為最早；二、仰韶文化；三、大汶口文化；四、大溪文化；五、太湖長江三角洲文化；六、大坌坑文化。我的六個區域文化，與蘇秉琦先生的區系文化相似，但很有枝節上的不同。再過二年，就是二十世紀的結束，我們只能根據現有材料，隨時檢查這六個區域文化或增或減改用其它方式研究中國文明的形成。諸位青年考古家，希望你們以下一世紀考古家自命，用新的觀念去問二十一世紀第一個新的考古問題，什麼是二十一世紀第一個新的考古問題？



《中國古代考古》第四版

<sup>⑦</sup> 安志敏，〈試驗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文物參考資料》(1959)，頁559-565。

<sup>⑧</sup> 石興邦，〈黃河流域原始社會考古研究上的若干問題〉，《文物參考資料》(1959)，頁566-570。

## 參考書目

1. 安志敏，〈試論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文物參考資料》(1959)，頁559-565。
2. 濱田耕作，〈東亞文明的曙光〉(上海：商務印書館，1959)。
3. 張光直，〈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斷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0(上) (1959)，頁259-309。
4.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編) (1936)，頁1093-1134。
5. 傅斯年等編，《東北史綱》(中央研究院專刊) 193。
6. 劉耀，〈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中國考古學報》2(1947)，頁251-282。
7. 錢穆，〈國史大綱〉(上海：國立編譯館，1948)，卷2。
8. 石興邦，〈黃河流域原始社會考古研究上的若干問題〉，《文化考古參考資料》(1959)，頁566-570。
9. 夏鼐，〈一個齊家文化墓地的發現〉，《中國考古學報》2(1946)，頁169-175。
10.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
11. 尹達，〈論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分期問題：關於安特生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理論〉，《考古學報》9(1957)，頁1-12。
12. 尹達，〈中國新石器時代〉(北京：三聯書店，1955)。
13. 李濟，〈東北史綱〉，*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6, pp.226-259.
14. Andersson, Johan G. "Der Weg über die Steppen,"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 (1929), pp.143-63.
15. Andersson Johan G.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 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1934).
16. Bishop, Carl W. "The Neolithic Age in Northern China," *Antiquity*7 (1933), pp.389-404.
17. Bishop, Carl W. "The Origin and Early Diffusion of the Traction Plough," *Antiquity*10 (1936), pp.261-281.
18. Bishop, Carl W. "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 in Eastern Asia," *Antiquity*14 (1940), pp.301-316.
19. Chang, Kwang-chih.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first ed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 .
20. Chang, Kwang-chih.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second ed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
21. Chang, Kwang-chih.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third ed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 .
22. Chang, Kwang-chih. "Archaeology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orld Archaeology*13 (1981), pp.156-169.
23. Chang, Kwang-chih.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fourth ed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 .
24. Ho, Ping-ti. *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B.C.*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 .
25. Meacham, William. "Continuity and Local Evolution in the Neolithic of South China: A Non-nuclear Approach," *Current Anthropology* 18,3 (1977), pp. 419-440.
26. Treistman, Judith m. *The Prehistory of China: An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Garden City, New York: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Press,1972) .